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三

策林二

凡十七首

十九息游惰

勸農桑議賦稅復租庸罷緡錢用穀帛

問一夫不田天下有受其餒者一婦不蠶天下有受其寒者斯則人之性命繫焉國之貧富屬焉方今人多游心地有遺力守本業者浮而不固逐末作者蕩而忘歸夫然豈懲戒游惰之法失其道耶將敦勸農桑之教不得其本耶

臣伏見今之人捨本業趨末作者非惡本而愛末蓋去無利而就有利也夫人之趨利者甚矣苟利之所在雖水火蹈焉雖白刃冒焉故農桑苟有利也雖日禁之人亦歸矣而况於勸之乎游惰苟無利也雖日

勸之亦不爲矣而况於禁之乎當今游惰者逸而利
農桑者勞而傷所以傷者由天下錢刀重而穀帛輕
也所以輕者由賦歛夫其本也夫賦歛之本者量桑
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穀帛而已今則穀
帛之外又責之以錢錢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
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徵官限迫感則易
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糴半價不足以充緡
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豐凶旣若此
爲農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利者日以
富豪田壟罷人望歲勤力者日以貧困勞逸旣懸利
病相誘則農夫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
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污萊室如懸磬人力罕施
而地利多鬱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臣常反覆思之
實由穀帛輕而錢刀重也夫糴甚貴錢甚輕則傷人
糴甚賤錢甚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
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重輕使百貨通
流四人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
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
徵求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
十年以後其弊或甚於今日矣非所謂平均調節之
道也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爲租庸以石斗登
降爲差以匹夫多少爲等但書估價並免稅錢則任
土之利載興易貨之弊自革弊革則務本者致力利
興則趨末者回心游手於道途市肆者可易業於西

成託迹於軍籍釋流者可返躬於東作欲其浮惰其
可得乎加以陛下念稼穡之艱難則薄歛而人足食
矣念紡績之勤苦則省用而人豐財矣念奇噐之蕩心則正德而人
歸厚矣其興利除害也如彼又修己化人也如此是
必應之如響若順之如風行斯可謂下令如流水之
源繫人於包桑之本者矣欲其浮惰其可得乎

二十平百貨之價

陳歛散之法請
禁銷錢爲噐

問今田疇不加闢而菽粟之估日輕桑麻不加植而
布帛之價日賤是以射時利者賤收而日富勤力穡
者輕用而日貧夫然豈殖貨歛散之節失其宜耶將
泉布輕重之權不得其要也

臣聞穀帛者生於農也噐用者化於工也財物者通
於商也錢刀者操於君也君操其一以節其三者
和鈞非錢不可也夫錢刀重則穀帛輕穀帛輕則農
桑困故散錢以歛之則下無棄穀遺帛矣穀帛貴則
財物賤財物賤則工商勞故散穀以收之則下無廢
財棄物矣歛散得其節輕重便於時則百貨之價自
平四人之利咸遂雖有聖智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
方今關輔之間仍歲大稔此誠國家散錢歛穀防險
備凶之時也時不可失伏惟陛下惜之臣又見今人
之弊者由銅利貴於錢刀也何者夫官家採銅鑄錢
成一錢破數錢之費也私家銷錢爲噐破一錢成數
錢之利也鑄者有程銷者無限雖官家之歲鑄豈能

勝私家之日銷乎此所以天下之錢日減而日重矣
今國家行挾銅之律執鑄器之禁使器無用銅銅無
利也則錢不復銷矣此實當今權節重輕之要也

二十一人之困窮由君之奢欲

問近古以來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
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術今欲轉勞爲逸用富易
貧究困之由矯其失於既往求安之術致其利於將
來審而行之以康天下

臣聞近古以來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
由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術臣雖狂瞽然粗知之
臣竊觀前代人庶之貧困者由官吏之縱欲也官吏
之縱欲者由君上之不能節儉也何則天下之人億

兆也君者一而已矣以億兆人之奉其一君則君之
居處雖極土木之功殫金玉之飾君之衣食雖窮海
陸之味盡文采之華君之耳目雖愒鄭衛之音厭燕
趙之色君之心體雖倦畋漁之樂疲轍迹之游猶未
全擾於人傷於物何者以至多奉至少故也然則縱
一放而弊及於人者又何哉蓋以君之命行於左右左
右頒於方鎮方鎮布於州牧州牧達於縣宰縣宰下
於鄉吏鄉吏轉於村胥然後至於人焉自君至人等
級若是所求旣衆所費滋多則君取其一而臣已取
其百矣所謂上開一源下生百端者也豈直若此而
已哉蓋亦君好則臣爲上行則下効故上苟好奢則
天下貪冒之吏將肆心焉上苟好利則天下聚斂之

臣將實力焉雷動風行日引月長上益其侈下成其私其費盡出於人人實何堪其弊此又爲害十倍於前也夫如是則君之躁靜爲人勞逸之本君之奢儉爲人富貧之源故一節其情而下有以獲其福一肆其欲而下有以罹其殃一逞其言則天下之心同其喜一違善道則天下之心共其憂蓋百姓之殃不在乎鬼神百姓之福不在乎天也在乎君之躁靜奢儉而已是以聖王之修身化下也宮室有制服食有度聲色有節畋遊有時不徇己情不窮己欲不殫人力不耗人財夫然故誠發乎心德形乎身政加乎人化達乎天下以此禁吏則貪欲之吏不得不廉矣以此牧人則貧困之人不得不安矣困之由安之術以臣所見其在茲乎

二十二不奪人利

議鹽鐵與權酷
誠厚歛及雜稅

問鹽法之謀權酷之法山海之利關市之征皆可以助佐征徭又慮其侵削黎庶捨之則乏用於軍國取之則奪利於生人取捨之間孰爲可者

臣聞君之所以爲國者人也人之所以爲命者衣食也衣食之所從出者農桑也若不本於農桑而興利者雖聖人不能也苟有能者非利也其害也何者既不自地出又非從天來必是巧取於人曲成其利利則日引而月長人則日削而月朘至使人心窮王澤竭故臣但見其害不見其利也所以王者不殖貨利不言有無耗羨之財不入於府庫析毫之計不行於

朝廷者慮其利穴開而罪梯構然則聖人非不好利也利在於利萬人非不好富也富在於富天下節欲於中人斯利矣省用於外人斯富矣故唐堯夏禹漢文之代雖薄農桑之稅除關市之征棄山海之饒散鹽鐵之利亦國足而人富安矣何則欲節而用省也秦皇漢武隋煬之時雖入大半之賦徵逆折之租建權酷之法出舟車之筭亦國乏而人貧弊矣何則欲不節而用不省也蓋所謂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夫利散於下則人逸而富利壅於上則人勞而貧故下勞則上無以自安人富則君孰與不足禮記曰人以君爲心君以人爲體詩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由此而言未有體勞而心逸者也未有子富而父貧者也臣又聞地之生財多少有限人之食利衆寡有常若盈於上則耗於下利於彼則害於此而王者四海一家兆人一統國無異政家無異風若奪其利則害生害不加於人欲何加乎若除其害則利生利不歸於人欲何歸乎故奪之也如皮盡於毛下本或不與存之同也囊漏於貯中利將焉往與奪利害斷可知焉是以善爲國者不求非農桑之產不重非衣食之貨不用計數之吏不畜聚斂之臣臣聞權筦之謀則思侵削于下見羨餘之利則念誅求於人然後德澤流而歌詠作矣故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強利出三孔者弱此明君立國子人者貴本業而賤末利也

二十三議鹽法之弊論鹽商

臣伏以國家鹽之法久矣鹽之利厚矣蓋法久則弊起弊起則法隳利厚則奸生奸生則利薄臣以為隳薄之由由乎院場太多吏職太衆故也何者今之主者歲考其課利之多少而殿最焉賞罰焉院場既多則各慮其商旅之不來也故羨其鹽而多與焉吏職既衆則各惧其課利之不優也故慢其貨而苟得焉鹽羨則幸生而無厭之商趨矣貨後則濫作而無用之物入矣所以鹽愈費而官愈耗貨愈虛而商愈饒法雖行而奸緣謀雖存而利失今若減其吏職省其院場審化真帛之精麗謹鹽量之出入使月有常利歲有常程自然鹽不誘商則出無羨鹽矣吏不爭課則入無濫貨矣鹽不濫出貨不濫入則法自張而利復興矣利害之効豈不然乎臣又見自關以東上農大賈易其資產入爲鹽商率皆多藏私財別營禪販少出官利唯求隸名居無征徑行無權稅身則庇於鹽籍利盡入於私室此乃下有耗於商農上無益於筦權明矣蓋山海之饒鹽鐵之利利歸於人政之上也利歸於國政之次也若上不歸於人次又不歸於國使幸人姦黨得以自資此乃政之疵國之蠹也今若剗革弊法沙汰奸商使下無僥倖之人上得析毫之計斯又去弊興利之一端也唯陛下詳之

二十四議罷漕運可否

問秦居上腴利號近蜀然都畿所理征賦不充故歲

漕山東穀四百萬斛用給京師其間水旱不時賑貸貧乏今議者罷運穀而收脚價糴戶粟而折稅錢但未知利於彼乎而害於此乎

臣聞議者將欲罷漕運於江淮請和糴於關輔以省其費以便於人臣愚以爲救一時之弊則可也若以爲長久之法則不知其可也何者方今自淮以南逾年旱歉自洛而西仍歲豐稔彼人困於艱食此穀賤於傷農困則難於發租賤則易於乞糴斯則不便於彼而無害於此矣此臣所謂救一時之弊則可也若舉而爲法徇以爲常臣雖至愚知其不可何者夫都畿者四方所湊也萬人所會也六軍所聚也雖利稱近蜀之饒猶未能足其用雖田有上腴之利猶不得

充其費况可日削其穀月朘其食乎故國家歲漕由南之粟以給焉時發中都之廩以賑焉所以贍關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然則用舍利害可明徵矣夫費歛糴之資省漕運之費非無利也蓋利小而害大矣故久而不勝其害輓江淮之租贍關輔之食非無害也蓋害小而利大矣故久而不勝其利大凡事之大害者不能無小利也事之大利者不能無小害也蓋恤小害則大害不去愛小利則大利不成也古之明王所能興利除害者非他蓋棄小而取大耳今若恤沉舟之役忘移穀之用是知小計而不知大會矣此臣所謂若以爲長久之法則不知其可也

二十五立制度

節財用均貧富禁兼
并止盜賊起廉讓

問天地之利有限也人之欲無窮也以有限奉無窮則必地財耗於僭奢人力屈於嗜欲故不足者為奸為盜有餘者為驕為濫今欲使食力相克財欲相稱貴賤別而禮讓作貧富均而廉耻行作為何方可至於此

臣聞天有時地有利人有欲能以三者與天下共者仁也聖也仁聖之本在乎制度而已夫制度者先王所以下均地財中立人極上法天道者也且天之生萬物也長之以風雨成之以寒燠聖人之牧萬人也活之以衣食濟之以器用若風雨淫寒燠甚則反傷乎物之生焉若衣食奢器用費則反傷乎人之生焉

故作四時八節所以時寒燠節風雨不使之過差為沴也聖人制五等十倫所以倫衣食等器用不使之踰越為害也此所謂法天而立極者也然則地之生財有常力人之用財有常數若羨於上則耗於下也有餘於此則不足於彼也是以地力人財皆待制度而均也尊卑貴賤皆待制度而別也大凡爵祿之外其田宅棟宇車馬僕御器服飲食之制暨乎嬪婚祠葬之度自上而下皆有數焉若不節之以數用之以倫則必地力屈於僭奢人財消於嗜欲而貧困凍餒奸邪盜賊盡生於此矣聖王知其然故天下奢則示之以儉天下儉則示之以禮俾乎貴賤區別貧富適宜上下無羨耗之差財力無消屈之弊而富安溫飽

廉耻禮讓盡生於此矣然則制度者出於君而加於臣行於人而化於天下也是以君人者莫不唯欲是防唯度是守守之不固則外物攻之故居處不守其度則峻宇崇臺攻之飲食不守其度則殊滋異味攻之衣服不守其度則奇文詭製攻之視聽不守其度則奸聲豔色攻之喜怒不守其度則僭賞濫刑攻之翫好不守其度則妨行之貨蕩心之器攻之獻納不守其度則讒諂之言聚斂之計攻之道術不守其度則不死之方無生之法攻之夫然則安得不內固其守甚於城池焉外防其攻甚於寇戎焉將在乎寢食起居必思其度思而不已則其下化之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矣

二十六養動植之物

以鱣鱉風龜龍

臣聞天育物有時地生財有限而人之力無極必有時有限奉無極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間則必物暴殄而財乏用矣先王惡其及此故川澤有禁山野有官養之以時取之以道是以豺獾未祭且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山林昆虫未蟄不以火田草木未落不加斧斤漁不竭澤畋不合圍至於麋卵螻蟻五穀百果不中殺者皆有常禁夫然則禽獸魚鼈不可勝食矣財貨器用不可勝用矣臣又觀之豈直若此而已哉蓋古之聖王使信及豚魚仁及草木鳥獸不狘胎卵可窺麟鳳効靈龜龍為畜者亦由此塗而致也

二十七請以族類求賢

問自古以來君者無不思求其賢賢者罔不思効其用然兩不相遇其故何哉今欲求之其術安在臣聞人君者無不思求其賢人臣者無不思効其用然而君求賢而不得臣効用而無由豈不以貴賤相懸朝野相隔堂遠於千里門深於九重雖臣有悽悽之誠何由上達雖君有孜孜之念無因下知上下茫然兩不相遇如此則豈唯賢者不用矧又用者不賢所以從古以來亂多而理少者職此之由也臣以爲求賢有術辨賢有方方術者各審其族類使之推薦而已近取諸喻其猶線與矢也線因針而入矢待弦而發雖有線矢苟無針弦求自致焉不可得也夫

以族類者蓋賢愚有貫善惡有倫若以類求必以類至此亦猶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理也何則夫以德義立身者必交於德義不交於險僻以正直克己者必用於正直不用於頗邪以貪冒爲意者必比於貪冒不比於貞廉以悖慢肆心者必狎於悖慢不狎於恭謹何者事相害而不相利性相戾而不相從此乃天地常倫人物常理必然之勢也則賢與不肖以此知之伏惟陛下欲求而致之也則思因針待弦之勢欲辨而別之也則察流濕就燥之徒得其勢必彙征而自來審其徒必羣分而自見求人之術辨人之方於是乎在此矣

二十八尊賢

請厚禮以致大賢也

問國家歲貢俊造日求賢良何則所得者率尋常之才所來者非師友之佐豈時無大賢乎將求之不得其道乎

臣聞致理之先先於行道行道之本本於得賢得賢之由由乎審禮若禮之厚薄定於此則賢之優劣應於彼故黜位而朝西面而事則師之才至矣先之以身下之以色則友之才至矣展皮幣之禮盡揖讓之儀則大臣之才至矣南面而坐使者先焉則左右之才至矣憑几據杖以令召焉則厮役之才至矣是以得師者帝得友者王得大臣者霸得左右者弱得厮役者亂然則求師而得友求友而得臣者有矣未有求臣而得友求友而得師者也是故圖帝而成王圖王而成霸者有矣未有圖霸而成王圖王而成帝者也夫以夷吾之賢爲不可召之臣桓公所以霸齊也孔明之才爲非屈致之士劉氏所以圖蜀也夫欲霸一國圖一方猶審其禮行其道焉况開帝王之業坐無疆之休苟無尊賢之風師友之佐則安能弘其理恢其化乎國家有天下二百年政無不施德無不備唯尊賢之禮未與三代同風陛下誠能行之則盡美盡善之事畢矣

二十九請行賞罰以勸舉賢

問頃者累下詔旨令舉所知獻其狀莫匪賢能授以官罕聞政績將人不易知耶將容易其舉耶臣伏見頃者德宗皇帝頒下詔旨令舉所知自是內

外百寮歲有聞薦有司各詳其狀咸命以官語其數
誠得多士之名考其才或非盡善之實何則得賢由
舉擇慎審慎審由賞罰必行自十年以來未聞有司
以得所舉賞一人以失所舉罪一人則內外之薦恐
未專精出處之賢或有違濫斯所以令陛下尚有未
得賢之嘆也伏惟申命所舉深詔有司量其短長之
材授以大小之職然後明察臧否精考殿最得人者
行進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辜自然上下精詳遠
近懲勸謹關梁以相保責輶輪以相求俾夫草靡風
行達于上下天下之耳盡爲陛下聽天下之目盡爲
陛下視明其規則舉不失德廣其聽則野無遺賢而
後官得其才事得其序如此則陛下但凝神端拱而
天下理矣

三十審官

量才授職則
政成事舉

問官既備而事未舉才既用而政未成將欲正之其
失安在

臣聞夫官既備而事未舉才既用而政未成者由官與
才不相得也且官有大小繁簡之殊才有短長能否
之異稱其任則政立枉其能則事乖故先王立庶官
而後求人使乎各司其局也辯衆才而後入仕使乎
各盡其能也如此則官雖省才雖半可得而理矣若
以短任長以大授小委其不可而望其可強其不能
而責其能如此則官雖能才雖倍無益於理矣故曰
任小能於大事者猶狸搏虎而刀戔木也展長才於

短用者猶驥捕鼠而斧剪毛也所不相及豈不宜哉
王者誠能量衆才之短長審庶官之大小俾操鑿柄
者無圓方之謬備輪轅者適曲直之宜自然人盡其
能職修其要彝倫日叙庶績日凝又何患乎事不舉
而政未成哉

三十一大官乏人

由不慎選
小官也

問國家台察之才臺省之器胡然近日稍乏其人將
欲救之其故安在

臣伏見國家公卿將相之具選於丞郎給舍丞郎給
舍之材選於御史遺補郎官御史遺補郎官之器選
於祕著校正畿赤簿尉雖未盡是十常六七焉然則
畿赤之吏不獨以府縣之用求之祕著之官不獨以

校勘之用取之其所青望者乃丞郎之推輪公卿之
濫觴也則選用之際宜得其人臣竊見近日祕著校
正或以門地授畿赤簿尉唯以資序求不商較其器
能不研覈其才行至使頃年以來臺官空不知所取
省郎闕不知所求豈直乏賢誠亦廢事且以資序得
者僅能參於簿領以門地進者或未任於鈔黃臣恐
台察之才臺省之器十年以後稍乏其人又頃者有
司懲趨競之流塞徼倖之路俾進士非科第者不授
校正校正欠資考者不署畿官立而爲文權以救弊
蓋一時之制非可久之術今者有司難於掄材易於
注擬因循勿改守以爲常至使兩畿之中數縣之外
雖資序皆當其任而名實莫得而聞故每臺省缺員

曾莫擬議則守文之弊一至於斯伏願思以後難革其前失廣丞郎推輪之本疏公卿濫觴之源如此則良能之才必足用矣要劇之職不乏人矣

三十二議庶官遷次之遲速

問先王建官升降有制遷次有常此經久之道也或云賞善罰惡者不踰時月又曰爲官吏者可長子孫豈今古之制殊乎不然何遲速之異如此也今欲速遷而勸善恐誘躁求之心將令久次而望功慮興滯用之嘆疾徐之制何以爲中

臣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而有成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雖聖賢爲政未及三年不能成也雖善惡難知不過九載必自著也由此而論爲官

吏者不可速遷也不可久次也若未三年而遷則政未立績未成且躁求之心生而馴致之化廢矣若過九載而不轉則明不陟幽不黜且勸善之法缺而懲惡之典隳矣大凡內外之官其略如此然則最與天子共理者莫先於二千石乎臣竊見近來諸州刺史有未兩考而遷者豈爲善成政之速速於聖賢耶將有司考察之不精耶不然何遷之遽也又有踰一紀而不轉者豈善惡未著莫得而知耶將有司遺忘而不舉耶不然何轉之遲也臣伏見順宗皇帝詔曰凡內外之職四考遞遷斯實革今之弊行古之道也然臣猶以爲吏能有聞者旣以四考遷之政術無取者亦宜四考黜之將欲循其名辨其實則在陛下獎糾

察之吏督考課之官使別其否臧明知白黑仍命曰
雖久次者不得逾於四載雖速遷者亦待及於三年
此先王較能之大方致理之要道也伏惟陛下試垂
意而察焉

三十三革吏部之弊

問吏部之弊爲日久矣今吏多於員其故何因官不
得人其由何在奸僞日起其計何生馳騫日滋其風
何自欲使吏與員而相得名與實而相符趨競巧濫
之弊銷公平政理之道長妍媸者不能欺於藻鏡錙
銖者不敢詐於銓衡豈無良謀以救其弊

臣伏見吏部之弊爲日久矣時皆共病不知其然臣
請備而言之臣聞古者計戶以貢士量官而署吏故
官不乏吏士不乏官士吏官員必相參用今則官倍
於古吏倍於官入色者又倍於吏也此由每歲假文
武而筮仕者衆冒資蔭而出身者多故官不得人員
不充吏是以爭求日至奸濫日生斯乃爲弊之一端
也臣又聞古者州郡之吏牧守選而舉之府寺之寮
公卿辟而署之其餘者乃歸有司有司所領旣少則
所選必精此前代所以得人也今則內外之官一命
以上歲羨千數悉委吏曹吏曹案資署官猶懼不給
則何暇考察名實區別否臧者乎至使近代以來寔
而成弊真僞爭進共徵循資之書賢愚莫分同限停
年之格才能者淹滯而不振巧詐者因緣以成奸此
又爲弊之一端也今若使內外師長者各選其人分

署其吏則庶乎官得其才矣使諸色入仕者量省其數或間以年則度乎士不乏官矣官得其才則公平政理之道所由長也士不乏官則趨競巧濫之弊所由銷也矧又減銓衡之偏重則力不撓而易平矣分藻鏡之獨鑒則照不疲而易明矣與夫千品折於一面百職斷於一心功相萬也得失相懸豈不遠矣臣以爲芟煩剗弊莫尚於斯

三十四牧宰考課

議殿最未精又政不由已

問今者勤卹黎元之隱精求牧宰之才亦旣得人使之爲政何則撫字之方尚未副我精求之旨疲困之俗尚未知我勤卹之心豈才未稱官將人不求理備陳其故以革其非

臣聞王者之設庶官無非共理者也然則庶官之同歸而牧宰之用爲急蓋以邦之賦役由之而後均王之風教由之而後行人之性命繫焉國之安危屬焉故與夫庶官之寄輕重不可齊致也臣伏見陛下勤卹黎元之心至矣慎擇牧宰之旨深矣然而黎元之理尚未副陛下勤卹之心牧宰之政尚未稱陛下慎擇之旨非人不求理非才不稱官以臣所窺粗知其由矣臣聞賢者爲善不待勸矣何哉性不忍爲惡耳愚者爲不善雖勸而不遷也何哉性不能爲善耳賢愚之間謂之中人中心之心可上可下勸之則遷於善捨之則陷於惡故曰懲勸之廢也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懲勸之行也引中人而納諸君子之塗

是知勸沮之道不可一日無也况天下牧宰中人者
多去惡遷善皆得勸沮伏以方今殿最之法甚備黜
陟之令甚明然則就備之中察之者未甚精也就明
之中奉之者未甚行也未其精則臧否同貫未甚行
則善惡齊驅雖有和璞之貞不能識也雖有齊筭之
濫何由知之如此則豈獨利淫亦將失善善苟未勸
淫或未懲欲望副陛下勤卹之心稱陛下慎擇之旨
或恐難矣臣又請以古事驗之臣聞唐虞之際也敷
求俊乂而四兇見用及三考黜陟而四罪乃彰則知
雖至明也尚或迷真偽之徒雖至聖也不能去考察
之法故其法張則變曲爲直如蓬生於麻也其法弛
則變香爲臭使蘭化爲艾也且聖人之爲理豈盡得

賢而用之乎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將在夫秉其樞
操其要剗邪爲正削觚爲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
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謂惡之盡無成此功者無
他懲勸之所致也則考課之法其可輕乎臣又見當
今牧宰之內甚有良能委之理人亦足成政所未至
者又有其由臣聞牧宰古者五等之國也於人有父
母之道焉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所宜弛張舉措由其
心威福賞罰懸於手然後能鎮其俗移其風也今縣
宰之權受制於州牧州牧之政取則於使司迭相拘
持不敢專達雖有政術何由施行况又力役之限賦
歛之期以用之費省爲求不以人之貧富爲度以上
之緩急爲節不以下之勞逸爲程縣畏于州州畏于

使雖有仁惠何由撫綏此猶束舟楫而望濟川絆騏驥而求致遠臣恐龔黃卓魯復生於今日亦不能為理矣

三十五使百職修皇綱振在乎革慎

夫百職不修萬事不舉皇綱弛而不振頽俗蕩而不還者由君子讜直之道消小人慎默之道長也臣伏見近代以來時議者率以拱默保位者為明智以柔順安身者為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為疑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寢而成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敬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識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競而是効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聾

也有口者如含鋒刃也慎默之俗一至於斯此正士直臣所以退藏而長太息也豈直若此而已哉蓋慎默積於中則職事廢於外強毅果斷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謂率職而舉正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法者不通於事變是以毀最之文雖書而不實黜陟之法雖備而不行欲望善者勸惡者懲百職修萬事舉不可得也然臣以為歷代之頽俗非國朝不能革也國朝之皇綱非陛下不能振也革振之術臣粗知之何者夫人之蚩蚩唯利是務若利出於慎默則慎默之風大起若利出於讜直則讜直之風大行亦猶冬月之陽夏日之陰不召物而自歸之者無他溫涼之利所在故也伏惟陛下以至公統天下以至明

御羣臣使情偽無所逃言行無所隱有若讜直強毅
舉正彈違者引而進之有若慎默畏忌吐剛茹柔者
推而遠之使此有利彼無利安得不去彼取此乎斯
所謂俾人日從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如此則百職修
萬事舉皇綱振頽俗移太平之風由斯而致矣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三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四

策林三九十九首

三十六達聰明致理化

夫欲達聰明致理化則在乎奉成式不必乎創新規
也臣聞堯之所以神而化者聰明文思也舜之所以
聖而理者明四目達四聰也蓋古之理化皆由聰明
出也自唐虞以降斯道寢衰秦漢以還斯道大喪上
不以聰接下下不以明奉上聰明之道既阻於上下
則訛僞之俗不得不流於內外也國家承百王已弊
之風振千古未行之法於是始立甄使始加諫員始
命待制官始設登聞鼓故遺補之諫入則朝廷之得
失所由知也甄使之職舉則天下之壅蔽所由通也

待制之官進則衆臣之謀猷所由展也登聞之鼓鳴則羣下之寃濫所由達也此皆我烈祖所勅累聖所奉雖堯舜之道無以出焉故貞觀之太和開元之至理率由斯而馴致矣自貞元以來抗疏而諫者留而不行投書於甌者寢而不報待制之官經時而不見於一聞登聞之鼓終歲而不聞於一聲臣恐衆臣之謀猷或未盡展朝廷之得失或未盡知壅蔽者有所未通寃濫者有所未達今幸當陛下踐祚體元之始施令布和之初則宜申明舊章條舉廢事使列聖之述作不墜陛下之聰明惟新以初爲常今其時矣時不可失惟陛下惜而行之則堯舜之化祖宗之理可得而致矣臣故曰達聰明致理化在乎奉成式不必

乎刑新規也

三十七決壅蔽

在不使人知所欲

臣聞國家之患患在臣之壅蔽也壅蔽之生生於君之好欲也蓋欲見於此則壅生於彼壅生於彼則亂作其間歷代有之可略言耳昔秦二代好佞趙高飾諂諛之言以壅之周厲好利榮夷公陳聚斂之計以壅之殷辛好音師涓作靡靡之樂以壅之周幽好色褒人納豔妻以壅之齊桓好味易牙蒸首子以壅之雖所好不同同歸於壅也所壅不同同歸於亂也故曰人君無見其意將爲下餌蓋謂此矣然則明王非無欲也非無壅也蓋有欲則節之有壅則決之節之又節之以至於無欲也決之又決之以至於無壅也

其所然者將在乎靜思其故動防其微故聞甘言則
慮趙高之諛進於側矣見厚利則慮榮夷公之計陳
於前矣聽新聲則慮師涓之音誘於耳矣顧豔色則
慮褒氏之女惑於目矣嘗異味則慮易牙之于入於
口矣夫如是安得不晝夜慮之寤寐思之立則見其
參於前行則想其隨於後自然兢兢業業日慎一日
使左不知其所欲右不知其所好雖欲壅蔽其可得
乎此明王節欲決壅之要道也

三十八君不行臣事

委任宰相

臣聞建官施令者君所執也率職知事者臣所奉也
臣行君道則政專君行臣道則事亂專與亂其弊一
也然則臣道者百職至衆萬事至繁誠非一人方卜

所能盡也故王者但操其要擇其人而已將在乎分
務於羣司各令督責其課受成於宰相不以勤倦自
嬰然後謹殿最而賞罰焉審幽明而黜陟焉則萬樞
之要畢矣故失君道者雖多夕惕君厲之慮而彝倫
未必序也行臣事者雖多日昃不食之勤而庶績未
必凝也得其要逸而有終非其宜勞而無功故也臣
又聞坐而論道三公之任也作而行之卿大夫之職
也故陳平不肯知錢穀郅吉不問死傷者此有司之職
職也非宰相之任也夫以宰相尚不可侵有司之職
況人君可侵宰相之任乎可侵百執事之事乎臣又
聞宰相之任者上代天工下執人柄羣職由之而理
亂庶政由之而施張君之心替待宰相而啓沃君之

耳目待宰相而聰明設其位不可一日非其人得其人不可一日無其寵疑則勿用用則勿踈然後能訢合其心馴致其道蓋先王所以端拱凝旒而天下大理者無他焉委務於有司也仰成於宰相也

三十九使官吏清廉

在均其俸也

臣聞爲國者皆患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由也臣以爲去貪致清者在乎厚其祿均其俸而已夫衣食闕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況君長能檢其臣吏乎凍餒切於身雖巢由夷齊不能圖其節况凡人能守其清白乎臣伏見今之官吏所以未盡貞廉者由祿不均而俸不足也不均者由所在課料重輕不齊也不足者由所在

官長侵刻不已也其甚者則有官秩等而祿殊郡縣同而俸異或削奪以過半或停給而彌年至使衣食不充凍餒並至如此則必冒白刃蹈水火而求私利也况可使撫人字物斷獄均財者乎夫上行則下從身窮則心濫今官長日侵其利而望吏之不日侵於人不可得也蓋所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則雖日用刑罰不能懲貪而勸清必矣陛下今欲革時之弊去吏之貪則莫先於均天下課料重輕禁天下官長侵刻使天下之吏溫飽充於內清廉形於外然後示之以恥糾之以刑如此則縱或爲非者百無一二也

四十省官併俸減使職

臣聞古者計人而置官量賦而制祿故官之省制必

稽人戶之衆寡祿之厚薄必稱賦入之少多俾乎官
足以理人人足以奉吏吏有常祿財有常征財賦吏
貪必叅相得者也頃以兵或屢動荒沴荐臻戶口流
亡財征減耗則宜量其官而省之併其祿而厚之故
官省則事簡事簡則人安祿厚則吏清吏清則俗阜
而天下所由理也然則知清其吏而不知厚其祿則
飾詐而不廉矣知厚其祿而不知省其官則財費而
不足矣知省其官而不知選其能則事壅而不理矣
此三者迭爲表裏相須而成者也伏惟陛下詳而行
之臣又見兵興以來諸道使府或因權宜而置職一
置而不停或因暫勞而加俸一加而無減至使職多
於郡縣之吏俸優於臺省之官積習生常煩費滋甚
今若量其職員審其祿秩使衆寡有常數厚薄得其
中故祿得其中則費不廣而下無侵削之患矣職有
常數則事不煩而人無勞擾之弊矣此又利害相懸
遠者伏惟陛下念而救之

四十一議百司食利錢

臣伏見百司食利利出於人日給而經費有常月徵
而倍息無已然則舉之者無非貧戶徵之者率是遠
年故私財竭於倍利官課積於逋債至使公食有闕
人力不堪弊旣滋深法宜改作且王者惡言求利患
在不均况天下之錢一也謂之利曷若謂之曰征
乎取之於寡曷若取之於衆乎今若日計其費歲會
其用舉爲定數命曰食征隨兩稅以分徵使萬民而

均出散之天下其數幾何均之於衆則貧戶無倍息之弊矣入之有程則公食無告闕之慮矣公私交便其在茲乎

四十二議百官職田

臣伏以職田者職既不同田亦異數內外上下各有等差此亦古者公田稍食之制也國家自多事已來厥制不舉故稽其地籍而田則具存考以戶租而數多散失至有品秩等官署同廩祿厚薄之相懸近乎十倍者矣今欲辨內外之職均上下之田不必乎創新規其在乎舉舊典也臣謹按國朝舊典量品而授地計田而出租故地之多少必視其品之高下租之厚薄必視其田之肥瘠如此則沃瘠齊而戶租均等列辨而祿食足矣今陛下求其典而典存焉索其田而田在焉誠能申明舉而行之則前弊必自革矣

四十三議兵

用捨並興亡

問傳曰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又曰先王耀德不觀兵二者古之明訓也然則君天下者廢而不用且涉去兵之非資以定功又垂耀德之美去就之理何者得由

又問兵不妄動師必有名議之者頗辨否臧川之者多迷本末故有一戎而業成王霸一戰而禍及危亡興滅之迹何由逆順之要安在

臣聞天下雖興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祭公曰先王耀德不觀兵老子曰

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斯則不好之明訓也
傳曰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又周定天下偃武修文
猶立司馬之官六軍之衆以時教戰斯又不忘明
訓也然則君天下者不可去兵也不可黷武也在乎
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逆順之要大略有三而兵
之名隨焉夫興利除害應天順人不爲名也義然後
動謂之義兵相時觀釁取亂侮亡不爲禍先敵至而
應謂之應兵恃力宣驕作威逞欲輕人性命貪人土
田謂之貪兵兵貪者亡兵應者強兵義者王王之兵
無敵於天下也故有征無戰焉強之兵先弱敵而後
戰也故百戰百勝焉亡之兵先自敗而後戰也故勝
與不勝同歸於亡焉然歷代君臣惑於本末聞王者
之無敵則思耀武是獲一兔而欲守株也見亡者之
自敗則思弭兵是因一咽而欲去食也曾不知無敵
者根於義自敗者本於貪而欲歸咎於兵責功於武
不其惑歟興廢之由逆順之要昭然可見唯陛下擇
之

四十四銷兵數

省軍費在斷
召募除虛名

臣伏見自古以來軍兵之衆資糧之費未有如今日
者時議者皆患兵之衆而不知衆之由皆欲兵之銷
而不得銷之術故散之則軍情怨而戎心啓聚之則
財用竭而人力疲爲日既深其弊亦甚臣以爲銷兵
省費者在乎斷召募去虛名而已伏以貞元軍興以
來二十餘年陛下念其勞効固不可散棄幸以時無

戰伐又焉用增加臣竊見當今募新兵占舊額張虛簿破見糧者天下盡是矣斯則致衆之由積費之本也今若去虛名就實數則一日之內十已減其二三矣若使逃不補死不填則十年之間又十減其三四矣故不散棄之則軍情無怨也不增加之則兵數自銷也去虛就實則名不詐而用不費也故臣以爲銷兵之方省費之術或在於此唯陛下詳之

四十五復府兵置屯田

分兵權存戎備助軍食

夫欲分兵權存戎備助軍食則在乎復府兵置屯田而已昔高祖始受隋禪太宗旣定天下以爲兵不可去農不可廢於是當要衝以開府因隙地以營田府有常官田有常業俾平時而講武歲以勸農分上下

之者通勞逸之序故有虞則起爲戰卒無事則散爲農夫不待徵發而封域有備矣不勞饋餉而軍食自充矣此亦古者尉侯之制兵賦之義也况今關畿之內鎮壘相望皆仰給於縣官且無用於戰伐若使反兵於舊府興利於廢田張以簿書頒其廩積因其卒也安之以田宅因其將也命之以府官始復於關中稍置於天下則兵權漸分而屯聚之弊日銷矣戎備漸修而訓習之利日興矣軍食漸給而飛輓之費日省矣一事作而三利立唯陛下裁之

四十六選將帥之方

臣聞君明則將賢將賢則兵勝故有不能理兵之將而無不可勝之兵有不能選將之君而無不可得之

將是以君功見於選將將功見於理兵者也然則選將之術在乎因人之耳而聽之因人之目而視之因人之好惡而取捨之故明王選將帥也訪于衆詢于人若十人愛之必十人之將也百人悅之必百人之將也萬人伏之必萬人之將也臣以爲賢愚之際優劣之間以此而求十得八九矣

四十七御功臣之術

臣聞明王之御功臣也量其功而限之以爵審其罪而糾之以法限之以爵故爵加而知榮矣糾之以法故法行而知恩矣恩榮並加畏愛相濟下無貳志上無疑心此明王所以念功勞而全君臣之道也若不限之以爵則無厭之心生矣雖極人臣之位而不知榮也若不糾之以法則不忌之心啓矣雖竭人主之寵而不知恩也恩榮不知畏愛不立而望奉上之心盡念功之道全或難矣故傳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此由爵無限而法不行使之然也唯陛下察之

四十八禦戎狄徵歷代之策
陳當今之宜

問戎狄之患久矣備禦之略多矣故王恢陳征討之謀賈生立表餌之術婁敬興和親之計晁錯建農戰之策然則古今異道利害殊宜將欲採之孰爲可者又問今國家北虜款誠南夷請命所未化者其唯西戎乎討之則疲頓師徒捨之則侵軼邊鄙許和親則啓貪而厚費約盟誓則飾詐而不誠今欲遏彼虔劉化其桀驁來遠人於朔漠復舊土於河湟上策遠謀

備陳本末

臣聞戎狄者一氣所生不可剪而滅也五方異族不可臣而畜也故爲侵暴之患久矣而備禦之略亦多矣考其也大較有四焉若乃選將練兵長驅深入之謀自王恢始建以三表誘以五餌之術自賈誼始厚以贖遺結以和親之計自婁敬始徙人實邊勸農教戰之策自晁錯始然則用王恢之謀則殫財耗力罷竭生人禍結兵連功不償費故漢武悔焉而下來痛之詔也用賈誼之術則羗胡之耳目心腹雖誘而荒矣而華夏之財力風教亦隨而弊矣故漢文知其不可而不行也用婁敬之計則啓寵納侮厚費偷安雖侵略之患暫寧而和好之約屢背故漢氏四代爲

匈奴所欺也用晁錯之策則邊人有安土之患未免攻戰之勞匈奴無得志之虞亦絕歸心之望故漢武猶病之有廣武之役也是以討之以兵不若誘之以餌誘之以餌不若和之以親和之以親不若備之有素斯皆前代以驗之事可覆而視也以今參古棄短取長亦可擇而用焉然臣終以爲近筭淺圖非帝王久遠安邊之上策何者臣觀前代若政成國富德盛人安則雖六月有北伐之師不足憂也若政缺國貧德衰人困則雖一時無南牧之馬不足慶也何則國富則師壯師壯則令嚴人安則心固心固則思理如此久久則天子之守不獨在於諸侯將在於四夷矣則暫雖有事何足憂焉若國貧則師弱師弱則不虞

人困則心離心離則思亂如此久久則天子之憂不獨在於邊陲或在於蕭牆矣則暫雖無事何足慶焉蓋古之王者慶在本而不在末憂在此而不在彼也今國家柔中懷外近悅遠來北虜嚮風南蠻底貢所未化者其餘幾何伏願陛下畜之如犬羊視之如蜂蠆不以士馬強而才力盛恃之而務戰爭不以亭障靜而烟塵銷輕之而去守備但且防其侵軼遏其虔劉去而勿追來而勿縱而已然後畧四子之小術弘三王之大猷以政成德盛爲圖以人安師壯爲計故德盛而日聞則服服必懷柔師壯而時動則威威必震虜豈夫然可以不縻財用不煩師徒不盟誓而外服不和親而內附如此則四海之內五年之間要荒未服之戎必匍匐而來河隴已侵之地庶從容以歸上策遠謀不出於此矣

四十九備邊併將置帥

臣伏見方今備邊之計未得其宜何則京師之兵其數頗衆城堡甚備器械甚精以之遏侵掠禁奪攘則可矣若犬戎至長驅而來臣恐將卒雖多無能抗者今所以軫陛下慮者豈非此乎其所以然者蓋由鎮壘太多主將太衆故也夫鎮多則兵散兵散則威不相合而力不相濟矣將衆則心異心異則勝不相讓而敗不相救矣卒然有事誰肯當之今若合之爲五將統之以一帥將合則戮力帥一則同心仍使均握其兵分守其界明察功罪必待賞罰然後據便宜

之地扼要害之衝以逸待勞以寡制衆則雖黠虜無能爲也臣又以爲自古及今有不能守塞之兵而無不可守之塞有不能備戎之將而無不可備之戎故曰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其宜也五寸之關能制其開闔居其要也伏惟陛下握戎之要操塞之關則西陲之憂可以少息矣

五十議守險

德與險兼用

周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記曰在德不在險然則用之則乖在德之訓棄之則違守國之誠二義相反其旨何從

又問以山河爲寶者萬夫不能當也以道德爲藩者四夷爲之守也何則苗恃洞庭負險而亡漢都天府用險而昌又何故也今欲鑿昌亡審用舍復何如其臣聞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秦得百二以吞天下齊得十二而霸諸侯蓋恃險之論興於此矣史記曰在德不在險傳曰九州之險是不一姓蓋棄險之議生於此矣臣以爲險之爲用用舍有時恃旣失之棄亦未爲德也何者夫險之爲利大矣爲害亦大矣故天地閑否守之則爲利天地交泰用之則爲害蓋天地有常險而聖人無常用也然則以道德爲藩以仁義爲屏以忠信爲甲冑以禮法爲干櫓者教之險政之守也以城池爲固以金革爲備以江山爲襟帶以丘陵爲咽喉者地之險人之守也王者之興也必兼而用之昔漢高帝除害興利以安天下自謂德不

及於周而賢於秦故去洛之易即秦之險建都創業
垂四百年是能兼而用之也桀紂三苗之徒負大河
憑太行保洞庭而不修德政坐取覆亡者是傳恃其
險也莒子恃其僻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喪其三都
者是怠棄其險也由斯而觀之山河之阻溝壑之固
可用而不可恃也可誠而不可棄也智以險昌愚以
亡昌亡之間唯陛下能鑒之

五十一議封建論郡縣

問周制五等其弊也王室衰微秦廢列國其敗也天
下崩壞漢封子弟其失也侯王僭亂何則爲制不同
同歸於弊也故自古及今議其是非者多矣今若建
侯開國恐失隨時之宜如置守專城慮乖稽古之義
考其要旨其誰可從

又問封建之制肇自黃唐郡縣之規始於秦漢或沿
或革以至國朝今欲子兆人家四海建不拔之業垂
無疆之休大鑒興亡從長而用無論古今擇善而行
侯與守而何先郡與國而孰愈具書于策當舉行之
臣聞封建之廢久矣是非之論多矣異同之要歸于
三科或曰周人制五等封親賢其弊也諸侯擅戰伐
倍臣執國命故聞蚕食瓜剖以至於衰滅也而李斯
周青之議繇是興焉又曰秦皇廢列國棄子弟其敗
也萬民無定主九族爲匹夫故魚爛土崩以至於覆
亡也而曹冏士衡之論繇是作焉又曰漢氏侯功臣
王同姓其失也爵號太尊土宇太廣故鳴張瓦解以

至於勃亂也而晁錯主父之計繇是行焉然則秦懲周之弊也既以亡而易衰漢鑒秦之亡也亦矯枉而過正歷代之說無出於此者以臣所觀竊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何者臣聞王者將欲家四海子兆人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者在乎操理柄立人防導化源固邦本而已蓋刑行德立近悅遠安恩信推於中惠化流於外如此則四夷爲臣妾况海內乎雖置守罷侯亦無害也若法壞政荒親離賢棄王澤竭於上人心叛於下如此則九族爲讐敵况天下乎雖廢郡建邦又何益也故臣以爲周之衰滅者上失其道天厭其德非爲封建之弊也秦之覆亡者君流其毒人離其心非唯郡縣之咎也漢之禍亂者寵而失教立不選賢非獨強大之故也繇是觀之苟固其本道源雖郡與國俱可理而安矣苟踰其防失其柄雖與守俱能亂且危矣伏惟陛下慮遠憂近鑒古觀今以敦睦親族爲先不以封王爲急以優勸勞逸爲念不以建侯爲思以尊賢寵德爲心不以開國爲意以安撫黎元爲事不以廢郡爲謀則無疆之休不拔之業在於此矣况國家之制垂二百年法著一王理經十聖變革之議非臣敢知

五十二議井田阡陌

息游惰止蕪并貢版圖

問三代之牧人也立井田之制別都鄙之名其爲名制可得而知乎其爲功利可得而聞乎

又問自秦壞井田漢修阡陌兼并大啓游惰實繁雖

歷代因循誠恐弊深而害甚如一朝改作或慮失業而擾人既廢之甚難又復之非便斟酌其道何者得中

臣聞王者之貴生於人焉王者之富生於地焉故不知地之數則生業無從而定財征無從而平也不知人之數則食力無從而計軍役無從而均也不均不平則地雖廣人雖多徒有貴之名而無富之實是以先王度土田之廣狹畫爲夫井量人戶之衆寡分爲邑居使地利足以食人人力足以闢土邑居足以處衆人力足以安家野無餘田以啓專利邑無餘室以容游人逃刑避役者往無所之敗業遷居者來無所處於是生業相因食力相濟其出財征也不待徵書

而已平矣其起軍役也不待料人而已均矣然後天子可以稱萬乘之貴四海之富也洎三代之後厥制崩壞故井田廢則游惰之路啓阡陌作則兼并之門開至使貧苦者無容足立錐之居富強者專籠山給野之利故自秦漢迄于聖朝因循未遷積習成弊然臣以爲井田者廢之頗久復之稍難未可盡行且宜漸制何以言之昔商鞅開秦之利也蕩然廢之故千載之間豪奢者得其計王莽革漢之弊也卒然復之故一時之間農桑者失其業斯則不可久廢不可速成之明驗也故臣請斟酌時宜參詳古制大抵人稀土廣者且修其阡陌戶繁鄉者則復以井田使都鄙漸有名家夫漸有數夫然則井邑兵田之地衆寡

相維門閭族黨之居有亡相保相維則兼并者何所
取相保則游惰者何所容如此則庶乎人無浮心地
無遺力財產豐足賦役平均市利歸於農生業著於
地者矣

五十三議肉刑

可廢不可用

問肉刑者其來尚矣其廢久矣前賢之論是非紛然
今欲棄之而不行法或乖於稽古若舉而復用義恐
失於隨時取捨之間何者爲可

臣伏以漢除肉刑迄今千有餘祀其間博聞達識之
士議其是非者多矣其欲廢之者則曰刻膚革斷
體人主忍而用之則愷悌惻隱之心乖矣此緹縈所
謂雖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者也其欲復之者則曰

任箠令用鞭刑酷吏倚而行之則專殺濫死之弊作
矣此班固所謂以死罔人失本惠者也臣以爲議事
者宜徵其實用刑者宜酌其情若以情實言之則可
廢而不可復也何者夫肉刑者蓋取剝腓黥劓之類
耳書所謂五虐之刑也昔苗人始淫爲之而天旣降
咎及秦人又虐用之而天下亦離心夫如是則豈無
濫死者耶漢文帝始除去之而刑罰以清我太宗亦
因而棄之而人用不犯夫如是則豈有罔人者耶此
臣所謂徵其實者也臣又聞聖人之用刑也輕重適
時變用舍順人情不必乎反今之宜復古之制也况
肉刑廢之久矣人莫識焉今一朝卒然用之或絕筋
或折骨或面傷則見者必痛其心聞者必駭其耳又

非聖人適時變順人情之意也徵之於實既如彼酌之於情又如此可否之驗豈不明哉傳曰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又曰利不百不變法臣以爲復之有害而無利也其可變而改作乎

五十四刑禮道

迭相爲用

問聖王之致理也以刑糾人惡故人知勸懼以禮導人情故人知耻格以道率人性故人反淳和三者之用不可廢也意者將偏舉而用邪將並建而用耶從其宜先後有次耶成其功優劣有殊耶然則相今日之所宜酌今日之所急將欲致理三者奚先

臣聞人之性情者君之土田也其荒也則難之以刑其闕也則時之以禮其植也則穫之以道故刑行而後禮立禮立而後道生始則失道而後禮中則失

而後刑終則修刑以復禮修禮以復道故曰刑者禮之門禮者道之根知其門守其根則王化成矣然則王化之有三者猶天之有兩曜歲之有四時廢一不可也並用亦不可也在乎舉之有次措之有倫而已何者夫刑者可以禁人之惡不能防人之情禮者可以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道者可以率人之性又不能禁人之惡循環表裏迭相爲用故王者觀理亂之深淺順刑禮之後先當其懲惡抑滯致人於勸懼莫先於刑刻邪窒欲致人於耻格莫尚於禮反和復朴致人於敦厚莫大於道是以衰亂之代則弛禮而張刑平定之時則省刑而弘禮清淨之日則殺禮而

任道亦如祁寒之節則踈水而附火徂暑之候則遠火而狎水順歲候者適水火之用達時變者得刑禮之宜適其用達其宜則天下之理畢矣王者之化成矣將欲較其短長原其始終順其變而先後殊備其用而優劣等離而言之則異致合而理之則同功其要者在乎舉有次措有倫適其用達其理而已方今華夷有截內外無慮人思休和俗已平泰是則國家殺刑罰之日崇禮樂之時所以文易化成道易馴致者由得其時也今則時矣伏惟陛下惜而不失焉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四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五

策林四凡二十

五十五止獄措刑在富而教之

問成康御宇圉圉空虛文景繼統刑罰不用太宗化下而人不犯成此功者其効安在桀紂在上比屋可誅秦氏爲君赭衣滿道致此弊者其故安在今欲鑿桀紂秦氏之弊繼周漢太宗之功使人有耻且格刑措不用備詳本末著之于篇

臣聞仲尼之訓也既庶矣而後富之既富矣而後教之管子亦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食足財豐而後禮教所由興也禮行教立而後刑罰所由措也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臣請以前事明

究本窮原之論
多念於此

之當周成康之時天下富壽人知耻格故囹圄空虛四十餘年當漢文景之時節用勸農海內殷實人人自愛不犯刑法故每歲決獄僅至四百及我太宗之朝勤儉化人人用富庶加以德教至于昇平故一歲斷刑不滿三十雖則明聖慎刑賢良恤獄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生厚德正而寡過也當桀紂之時暴征讐斂萬姓窮苦有怨無耻奸宄並興故是時也此屋可戮及秦之時厚賦以竭人財遠役以殫人力力殫財竭盡爲寇賊羣盜滿山赭衣塞路故每歲斷罪數至十萬雖則暴君淫刑姦吏弄法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貧困思奸而多罪也由是觀之刑之繁省繫於罪之衆寡也教之廢興繫於人之貧富也

聖王不患刑之繁而患罪之衆不患教之廢而患人之貧故人苟富則教斯興矣罪苟寡則刑斯省矣是以財產不均貧富相併雖堯舜爲主不能息忿爭而省刑獄也衣食不充凍餒並至雖咎陶爲士不能止姦宄而去盜賊也若失之於本求之於末雖聖賢並生臣竊以爲難矣至若察小大之獄審輕重之刑定加減於科條得情僞於察色此有司平刑之要也非王者卹刑之德也至若盡欽卹之道竭哀矜之誠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此王者卹刑之法也非聖人措刑之道也必欲端影於表澄流於源則在乎富其人崇其教開其廉耻之路塞其冤濫之門使人內樂其生外畏其罪則必過犯自省刑罰自措斯所謂致羣

心於有耻立大制於不嚴古者有畫衣冠異章服而人不犯者由此道素行也

五十六論刑法之弊

升法科
選法吏

問今之法貞觀之法今之官貞觀之官昔何爲而太和今何爲而未理事同効異其故何哉將刑法不便於時耶抑官吏不得其人耶

臣伏以今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今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何乃用於昔而俗以寧壹行於今而人未休和臣以爲非刑法不便於時是官吏不循其法也此由朝廷輕法學賤法吏故應其科與補其吏者率非君子也甚多小人也蓋刑者君子行之則誠信而簡易簡易則人安小人習之則詐僞而滋彰滋彰則俗

弊此所以刑一而用二法同而理殊者也矧又律令塵蠹於棧閣制勅堆盈於案几官不徧覩法無定科今則條理輕重之文盡詢于法吏是使國家生殺之柄假在於小人小人之心孰不可忍至有黷貨賄者矣有怙親愛者矣有陷讐怨者矣有畏權豪者矣有欺賤弱者矣是以重輕加減隨其喜怒出入比附由乎愛憎官不察其所由人不知其所避若然則雖有貞觀之法苟無貞觀之吏欲其刑善無乃難乎陛下誠欲申明舊章剗革前弊則在乎高其科重其吏而已臣謹按漢制以四科辟士其三曰明習律令足以決狐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者辟而用之伏惟陛下懸法學爲上科則應之者必俊乂也升法直爲清

列則授之者必賢良也然後考其能獎其善明察守
文者擢爲御史欽恤用情者遷爲法官如此則仁恕
之誠廉平之氣不散於簡牘之間矣培刻之心舞文
之弊不生於刀筆之下矣與夫愚詐小吏竊而弄之
者功相萬也臣又聞管仲奪伯氏之邑沒無怨言季
羔刑門者之足亡而獲宥孔明黜廖立之位死而垂
泣三子者可謂能用刑矣臣伏思之亦何代無其人
哉在乎求而用之考而獎之而已伏惟陛下再三察
焉

五十七使人畏愛悅服理大罪赦小過

問政不可寬寬則人慢刑不可急急則人殘故失於
恢恢則漏網而爲弊務於察察則及泉而不祥將使
寬猛適宜疎密合制上施畏愛之道下有悅服之心
刑政之中何者爲得

臣聞聖人在上使天下畏而愛之悅而服之者由乎
理大罪赦小過也書曰宥過無大况小者乎刑故無
小况大者乎故宥其小者仁也仁以容之則天下之
心愛而悅之矣刑其大者義也義以糾之則天下之
心畏而服之矣臣竊見國家用法似異於是何則糾
察之政急於朝官而寬於外官懲戒之刑加於小吏
而縱於長吏是則權輕而過小者或反繩之寄重而
罪大者或反捨之臣復思之恐非先王宥過刑故之
道也然則小大之喻其猶魚耶魚之在泉者小也察
之不祥魚之吞舟者大也漏之不可刑煩猶水濁水

濁則魚喁政寬猶防決防決則魚逝是以善為理者
舉其綱疎其網網舉則所羅者大矣網疎則所漏者
小也伏惟陛下舉其綱於長吏疎其網於朝官舍小
過以示仁理大罪而明義則畏愛悅服之化闡然而
日彰於天下矣

五十八去盜賊

在舉德選能
安業厚生

臣聞聖王之去盜賊也有二道焉始則舉有德選有
能使教化大行姦宄者去次又安其業厚其生使廉
耻大興貪暴者息故舜舉皋陶不仁者遠晉用士會
盜奔于秦此舉德選能之効也成康阜其俗禮讓興
行文景富其仁盜賊屏息此安業厚生之驗也由是
觀之則俗之貪廉盜之有無繫於人之勞逸吏之賢

否也方今禁科雖嚴行鼓未靜效數者時聞於道路
穿窬者或縱於鄉閭無乃陛下之人有多困窮凍餒
者乎無乃陛下之吏有非循良明白者乎伏唯陛下
大推愛人之誠廣喻稱善之旨厚其生業使俗知耻
格舉以賢德使國無佞人自然廉讓風行姦濫日息
則重門罕聞於擊柝外戶庶見於不扃者矣

五十九議赦

臣謹案書曰眚災肆赦又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
過宥罪斯則赦之不可廢也必矣管子曰赦者奔馬
之委轡也不赦者痤疽之礪石也又諺曰一歲再赦
婦兒啞啞斯又赦之不可數也明矣然則赦之為用
用必有時數既失之廢亦未為得也何者赦之為德

大矣爲賊亦甚矣大凡王者踐祚改元之初一用之則爲德也居常致理之際數用之則爲賊也故踐祚而無赦則布新之義缺而好生之德廢矣居常而數赦則惠姦之路啓而召亂之門開矣由此而觀蓋赦者可踈而不可數也可重而不可廢也用捨之要其在茲乎

六十救學者之失

禮樂詩書

問學者教之根理之本國家設庠序以崇儒術張禮樂而厚國風師資肅以尊嚴文物煥其明備何則學詩書者拘於文而不通其旨習禮樂者滯於數而不達其情故安上之禮未行化人之學將落今欲使王祝知先王之道生徒究聖人之心詩書不失於愚誣禮樂無聞於盈減積之爲言行播之爲風化何爲何作得至於斯

臣聞化人動衆學爲先焉安上尊君禮爲本焉故古之王者未有不先於學本於禮而能建國君人經天緯地者也國家刪定六經之義裁成五禮之文是爲學者之先知生人之大惠也故命太常以典禮樂立太學以教詩書將使乎四術並舉而行萬人相從而化然臣觀之太學生徒誦詩書之文而不知詩書之旨太常工祝執禮樂之噐而不識禮樂之情遺其旨則作忠興孝之義不彰失其情則合敬同愛之誠不著所謂去本而從末棄精而好粗至使陛下語學有將落之憂顧禮有未行之嘆者此由官失其業師非

其人故但有修習之名而無訓導之實也伏望審官
師之能否辨教學之是非俾講詩者以六義風賦爲
宗不專於鳥獸草木之名也讀書者以五代典謩爲
旨不專於章句詁訓之文也習禮者以上下長幼爲
節不專於俎豆之數楊襲之容也學樂者以中和友
孝爲德不專於節奏之變綴兆之度也夫然則詩書
無愚誣之失禮樂無盈減之差積而行立者乃并之
於朝廷習而事成者乃用之於宗廟是故溫柔敦厚
之教疏通知遠之訓暢於中而發於外矣莊敬威嚴
之貌易直子諒之心行於上而流於下矣則覩之者
莫不承順聞之者莫不率從管乎人情出乎理道欲
人不化上不安其可得乎

六十一黜子書

臣聞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大義乖
則小說興微言絕則異端起於是乎岐分派別而百
氏之書作焉然則六家之異同馬遷論之備矣九流
之得失班固叙之詳矣是非取舍較然可知今陛下
將欲抑諸子之殊途遵聖人之要道則莫若弘四術
之正義崇九經之格言故正義著明則六家之異見
不除而自退矣格言具舉則九流之偏說不禁而自
隱矣夫如是則六家九流尚爲之隱退况百氏之殊
文詭製得不藏匿而銷盪乎斯所謂排小說而扶大
義斥異端而闡微言辨惑嚮方化人成俗之要也伏
惟陛下必行之

六十二議禮樂

問禮樂並用其義安在禮樂共理其効何徵禮之崩也何方以救之乎樂之壞也何術以濟之乎

臣聞序人倫安國家莫先於禮和人神移風俗莫尚於樂二者所以並天地參陰陽廢一不可也何則禮者納人於別而不能和也樂者致人於和而不能別也必待禮以濟樂樂以濟禮然後和而無怨別而不爭是以先王並建而用之故理天下如指諸掌耳志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故前代有亂亡者由不能知之也有知而危敗者由不能行之也有行而不至於理者由不能達其情也能達其情者其唯宗周乎周之有天下也修禮達樂者七年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負屨坐拱者三百年龜鼎不遷者八百年斯可謂達其情臻其極也故孔子曰吾從周然則繼周者其唯皇家乎臣伏聞禮減則銷銷則崩樂盈則放放則壞故先王減則進之盈則反之濟其不及而洩其過用能正人道反天性奮至德之光焉國家承齊梁陳隋之弊遺風未弭故禮稍失於殺樂稍失於奢伏惟陛下慮其減銷則命司禮者大明唐禮防其盈放則詔典樂者少抑鄭聲如此則禮備而不偏樂和而不流矣繼周之道其在茲乎

六十三論革禮樂

問禮樂之用百王共之然則歷代以來或公而理或革而亂或損而興或益而亡何述作之跡同而得失

之効異也方今大制雖立至理未臻豈必襲損益未
適其時宜將文物聲明有乖於古制思欲究盛禮之
旨審至樂之情不和者改而更張可繼者守而不失
具陳其要當舉而行

臣聞議者曰禮莫備於三王樂莫盛於五 非殷周
之禮不足以理天下非堯舜之樂不足以和神人是
以總章辟雍冠服簠簋之制一不備於古則禮不能
行矣干戚羽旄屈伸俯仰之度一不修於古則樂不
能和矣古今之論大率如此臣竊謂斯言失其本得
其末非通儒之達識也何者夫禮樂者非天降非地
出也蓋先王酌於人情張爲通理者也苟可以正人
倫寧家國是得制禮之本意也苟可以和人 心厚風

夫器者所以發聲聲之邪正不繫於器之今古也曲
者所以名樂樂之哀樂不繫於曲之今古也何以考
之若君政驕而荒人心動而怨則雖舍今器用古器
而哀淫之聲不散矣若君政善而美人心平而和則
雖奏今曲廢古曲而安樂之音不流矣是故和平之
代雖聞桑間濮上之音人情不 正也不傷也亂亡之
代雖聞咸護韶武之音人情不和也不樂也故臣以
爲銷鄭衛之聲復正始之音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
不在乎改其器易其曲也故曰樂者不可以僞唯明
聖者能審而述作焉臣又聞若君政和而平人心安
而樂則雖援蕢桴擊野壤聞之者亦必融融洩洩矣
若君政驕而荒人心困而怨則 撞大鍾伐鳴鼓聞

之者適足慘慘戚戚矣故臣以爲神人和風俗者在乎善其政歡其心不在乎變其音極其聲也

六十五議祭祀

問聖王立郊廟重祭祀者將以展誠敬而事鬼神乎將欲裨教化而利生人乎

又問近者敬失於鬼祭祀以淫禳禱者有僭濫諂媚之風蒸嘗者失䟽數豐儉之節今欲使俗無淫祀家不黷神物省費而厚生人守義而不惑何爲何作可以救之

臣聞祭祀之義大率有三禋于天地所以示人報本也祠于聖賢所以訓人崇德也享于祖考所以教人孝也三者行于天下則萬人順百神和此先王所

俗是得作樂之本情也蓋善於禮者於其意不於其名善變樂者變其數不變其情故得其意則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而同臻於理失其情則王莽屑屑習古適足爲亂矣故曰行禮樂之情者王行禮樂之飾者亡蓋謂是矣且禮本於體樂本於聲文物名數所以飾其體器度節奏所以文其聲聖人之理也禮至則無體樂至則無聲然則苟至於理也聲與體猶可遺况於文與飾乎則本末取舍之宜可明辨矣今陛下以上聖之資守烈祖之制不待損益足以致理然苟有沿革則願陛下審本末而述作焉蓋禮者以安上理人爲體以別疑防欲爲用以玉帛俎豆爲數以周旋楊襲爲容數與容可損益也體與用不可斯須失

也樂者以易直子謙爲心以中和孝友爲德以律度
鏗鏘爲飾以綴兆舒疾爲文飾與文可損益也心與
德不可斯須失也夫然則禮得其本樂達其情雖公
襲損益不同同歸于理矣

六十四復樂古器古曲

問時議者或云樂者聲與器遷音隨曲變若廢今器
用古器則哀淫之音息矣若捨今曲奏古曲則正始
之音興矣其說若此以爲如何

臣聞樂者本於聲聲者發於情情者繫於政蓋政和
則情和情和則聲和而安樂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則
情失情失則聲失而哀淫之音由是作焉斯所謂音
聲之道與政通矣伏覩時議者臣竊以爲不然何者

以重祭祀者也臣又觀之豈若直是而已哉蓋先王
因事神而設教因祭祀以利人俾乎人竭其誠物盡
其美美致於鬼則利歸於人焉故阜其牲牲則牛羊
不得不蕃矣豐其黍稷則倉廩不得不實矣美其祭
服則布帛不得不精矣不畜者無牲不田者無盛則
游惰者不得不懲矣勤本者不得不勉矣四者行於
天下雖曰事鬼神其實厚生業也故曰禮行於祭祀
則百貨可極焉斯之謂矣然則物力有餘則奢淫之
弊起祀事不節則諂黷之萌生先王又防其然也是
以宗廟有數豐約有度䟽數有時非其度者則鬼不
享而禮不容非其類者則神不歆而刑不舍二者行
於天下則人與神不相黷矣不相傷矣近代以來稍

違祀典或禮物失於奢儉或巫史假於淫昏追遠者
昧從生之文徼福者有媚神之祭雖未甚弊亦宜禁
之伏惟陛下崇設人防申明國典蒸嘗不經者示之
以禮禳禱非鬼者糾之以刑所謂存其正抑其邪則
人不惑矣著其誠謹其物則人厚生矣斯以齊風俗
和人神之大端也惟陛下詳之

六十六禁厚葬

臣伏以國朝參古今之儀制喪葬之紀尊卑豐約煥
然有章今則鬱而不行於天下者久矣至使送終之
禮大失其中貴賤昧從死之文奢儉乖稱家之義况
多藏必辱於死者厚費有害於生人習不知非寢而
成俗此乃敗禮法傷財力之一端也陛下誠欲革其
弊抑其淫則宜乎振舉國章申明喪紀奢侈非宜
齊之以禮凌僭不度者董之以威故威行於下則壞
法犯貴之風移矣禮適其中則破產傷生之俗革矣
移風革俗其在茲乎

六十七議釋教僧尼

問漢魏以降像教寢興或曰足以耗蠹國風又云足
以輔助王化今欲禁之勿用恐乖誘善崇福之方若
許之大行慮成異教殊俗之弊裨化之功誠著傷生
之費亦深利病相形從其遠者

臣聞上古之化也大道惟一中古之教也精義無二
蓋上率下以一德則下應上無二心故儒墨六家不
行於五帝道釋二教不及於三王迨乎德既下衰道

又上失源離派別樸散器分於是乎儒道釋之教鼎
立於天下矣降及近代釋氏尤甚焉臣伏覩其教大
抵以禪定爲根以慈忍爲本以報應爲枝以齋戒爲
葉夫然亦可誘掖人心輔助王化然臣以爲不可者
有以也臣聞天子者奉天之教令兆人者奉天子之
教令令一則理二則亂若叅以外教二三孰甚焉况
國家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緯
其人矣而又區區西方之教與天子抗衡臣恐乖古
先惟一無二之化也然則根本枝葉王教備焉何必
使人去此取彼若欲以禪定復人性則先生有恭默
無爲之道在若欲以慈忍厚人德則先王有思恕惻
隱之訓在若欲以報應禁人僻則先王有懲惡勸善
之刑在若欲以齋戒抑人淫則先王有防欲閑邪之
禮在雖臻其極則同歸或能助於王化然於異名則
殊俗足以貳乎人心故臣以爲不可者以此也况僧
徒月益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耗人利於金
寶之飾移君親於師資之際曠夫婦於戒律之間古
人云一夫不田有受其餒者一婦不織有受其寒者
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臣竊
思之晉宋齊梁以來天下凋弊未不由此矣伏惟
陛下察焉

六十八議文章

碑碣
詞賦

問國家化天下以文明獎多士以文學二百餘載文
章煥焉然則述作之間久而生弊書事者罕聞於直

筆褒美者多覩其虛辭今欲去僞抑淫芟蕪剗穢黜
華於枝葉反實於根源引而救之其道安在

臣謹按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記曰文王以文
理則文之用大矣哉自三代以還斯文不振故天以
將喪之弊授我國家國家以文德應天以文教牧人
以文行選賢以文學取士二百餘年煥乎文章故士
無賢不肖率注意於文矣然臣聞大成不能無小弊
有美不能無小疵是以凡今秉筆之徒率爾而言者
往矣斐然成章者有矣故歌詠詩賦碑碣讚誄之製
而往有虛美者矣有媿辭者矣若行於時則誣善惡
恐惑當代若傳於後則混真僞而疑將來臣伏思之
大非先王文理化成之教也且古之爲文者上以紉

王教繫國風下以存炯戒通諷諭故懲勸善惡之柄
執於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於詩人美
刺之間焉今褒貶之文無覈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
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雖彫章鏤句將焉
用之臣又聞稂莠秕稗生於穀反害穀者也淫辭麗
藻生於文反傷文者也故農者耘稂莠斂秕稗所以
養穀也王者刪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伏惟陛下
詔主文之司諭養文之旨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
質雖野採而獎之碑誄有虛美媿辭者雖華雖麗禁
而絕之若然則爲文者必當尚質抑淫著誠去爲小
疵小弊蕩然無遺矣則何慮乎皇家之文章不與三
伐同風者歟

六十九採詩

以補察時政

問聖人之致理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後行爲政。順爲教者也。然則一人之耳，安得徧聞天下之言乎？一人之心，安得盡知天下之情乎？今欲立採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子大夫以爲如何？

臣聞聖王酌人之言，補已之過，所以立理本導化源也。將在乎選觀風之使，建採詩之官，俾乎歌詠之聲，諷刺之興，口採於下，歲獻於上者也。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嘆，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故聞蓼蕭之篇，則知澤及四海也；聞禾黍之詠，則知時和歲豐也；聞北風之詩，則知威虐及人也；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於下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奢蕩也；聞誰其穫者，婦與姑之之言，則知征役之廢業也；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然後君臣親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人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所謂善防川者，決之；使導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髮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錙銖之失，上必聞也。則上之誠明，何憂乎不下達？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內外胥悅，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昇平，自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斯之謂歟。

七十納諫

上封章廣視聽

問國家立諫諍之官開啓沃之路久矣而蹇諤者未盡其節謀猷者未竭其誠思欲取天下之耳目裨我視聽盡天下之心智爲我思謀政之壅蔽者決於中令之絕滅者通于外上無違德下無隱情何爲何方得至於此

又問先王立訓唯諫是從然則歷代君臣有賢有否至若獻替之際是非之間若君過臣規固宜有言必納如上得下失豈可從諫如流以是訓人其義安在臣聞天子之耳不能自聰合天下之耳聽之而後聰也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視之而後明也天子之心不能自聖合天下之心思之而後聖也若

天子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十步之內不能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殿庭之外不能知也而况四海之大萬幾之繁者乎聖王知其然故立諫諍諷議之官開獻替啓沃之道俾乎補察遺闕輔助聰明猶懼其未也於是設敢諫之鼓建進善之旌立誹謗之木工商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然後過日聞而德日新矣是以古之聖王由此塗出焉臣又聞不棄死馬之骨然後良驥可得也不棄狂夫之言然後嘉謀可聞也苟臣管見之中有可取者陛下取而行之苟臣芻言之中有可採者陛下採而用之則聞之者必曰如某之言如某之見猶且不棄况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謀猷之士得不比肩而至乎天下

謬諤之臣得不繼踵而來乎故覽其謀猷則天下之利病如懸於握中矣納其謬諤則朝廷之得失如指諸掌內矣所謂用天下之耳聽之則無不聰也用天下之目視之則無不明也用天下之心識思謀之則無不聖神也聖神啓於上聰明達於下如此則何壅蔽之有耶何絕滅之有耶臣又嘗觀歷代人君有愚有賢舉事非盡失也人臣有能有否出言非盡得也然則先王勤勤懇懇勸從諫誠自用者又何哉豈不以自古以來君雖有得未有復諫而理者也况其有失乎臣雖有失未有從諫而亂者也况其有得乎勤懇勸誠之義在於此矣伏惟陛下鑒之

七十一去諂佞從讜

問天地無私賢愚間生焉理亂有時邪正迭用焉然則理代豈無愚邪者耶將有而不任耶亂代豈無賢正者邪將有而不用耶思決所宜可徵其驗

又問歷代之君無不知用賢則理用愚則亂從諫與從佞亡也而取舍之際紛然自迷故誅放者多非小人寵用者鮮有君子至使衰亡危亂歷代相望豈臣之邪正惑其心乎將已之愛惡昏其鑒乎昏惑之由必有其故

臣聞昏明不並興邪正不兩廢蓋賢者進則愚者退矣曲者用則直者隱矣亦由晝夜相代寒暑相推必然之理也然則盛明之代非無小人小人之道消不能見而為亂也昏衰之代非無君子君子之道消不

肯出而爲理也故殷紂之末三仁在朝虞舜之初四
凶在位雖仁在朝不能用之所以喪天下速於旋踵
也雖凶在位卒能去之所以理天下易如覆掌也用
舍與亡之驗唯明主能察之然則歷代之主莫不知
邦以賢盛以愚衰君以諫安以佞危然則有前車覆
而後車不誡者何也蓋常人之情悅其從命遜志者
惡其違已守道者又君子難進而易退况惡之乎小
人易進而難退况悅之乎是則常主之待君子也必
敬而踈其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恩易下及踈則
情難上通是以面從者日親動則假虎威而自負也
骨鯁者日踈言則犯龍鱗而必死也故政令日以壞
邦家日以傾斯所以變盛爲衰轉安爲危者矣是以

明王知君子之守道也雖違於已引而進之知小人
之徇惑也雖從於命推而遠之知讜言之爲良藥也
雖逆于耳恕而容之知佞言之爲美疹也雖遜于心
忍而絕之故政令日以和邦家日以理斯所以變衰
爲盛轉危爲安者矣盛衰安危之効唯明主能鑒之

七十二使臣盡忠人愛上

在乎明報
施之道

夫欲使臣節盡忠人心愛上則在乎明報施之道也
傳曰美惡周必復又曰其事好還然則復與還皆報
施之謂也夫日月不復則晝夜不生陰陽不復則寒
暑不行善惡不復則君臣不成昔者五帝接其臣以
道故其臣致君以德也三王使其臣以禮故其臣事
君以忠也秦漢以降任其臣以利故其臣奉君以賈

道賈道者利則進不利則退故君昏寡救惡之士國
危鮮致命之臣是以其君獨安獨危其臣亦獨憂獨
樂君臣之道既阻於上則兆庶之心不得不離於下
也故曰君視臣如股肱則臣視君如元首君待臣如
犬馬則臣待君如路人君愛人如赤子則人愛君如
父母君視人如土芥則人視君如寇讐孔子云審吾
之所以適人知人之所以來我也則盡忠愛上之策
在於此不在於彼矣

七十三養老

在使之
壽富貴

臣聞昔者西伯善養老而天下歸心善養者非家至
戶見衣而食之蓋能爲其立田里之制以安其業導
樹畜之產以厚其生使生有所養老有所終死有所
送也近代之主以爲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飽而特
頒其布帛肉粟之賜則謂養老之道盡於是矣臣以
爲此小惠也非大德也何則賜之以布帛仁則仁矣
不若勸其桑麻之業使天下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賜
之以肉粟惠則惠矣不若教其雞豚之畜使天下七
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後牧以仁賢慎其刑罰雖不與
之年而老者得以壽矣不奪其力不擾其時雖不與
之財而老者得以富矣使幼者事長少者敬老雖不
與之爵而老者得以貴矣此三代盛王所以不遺年
而興孝者用此道也

七十四睦親

選
用

臣聞聖人南面而理天下自人道始矣人道之始始

於親親故堯之教也睦九族而平百姓文王之訓也
刑寡妻而御家邦斯可謂教之源理之本也今陛下
誠欲推其恩廣其愛使惠洽九族化流萬人則宜乎
先親後疎自近及遠者也然後置其師傅開之以教
訓選其賢能授之以官政或出爲牧安入爲公卿如
此則雖無三代封建之名而有三代翼戴之實也使
棣華之詠協于內麟趾之風著于外所謂枝葉茂而
本根可庇骨肉厚而家國俱肥則天下之人相從而
化矣故曰未有九族睦而萬人叛者也未有九族離
而萬人和者也蓋先王所以布六順而化百姓敷五
教而協萬邦者由此道素行也

七十五典章禁令

問子大夫才膺間出副我旁求宜當悉心靡有所隱
其或典章有違於古禁令不便於今爾無面從予將
親覽

臣伏以今之典章百王之典章也安有戾於古道者
歟今之禁令列聖之禁令也安有乖於昔時者歟但
在乎奉與不奉行與不行耳陛下之念至此誠思理
之心切好問之旨深也此臣所以極千慮昧萬死而
獻狂直者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典章不能自舉
待教令而舉教令不能自行待誠信而行今百王之
典具存列聖之法明備而禁未甚止令未甚行者臣
愚以爲待陛下誠信以將之昔必賤行化德及泉魚
非嚴刑所致也推其誠而已魯恭爲理仁及春翟非

猛政所驅也委其信而已今以陛下上聖之資仁惠之力令行禁止之勢萬萬於一邑一宰也何慮教不敷而化不洽乎臣聞周公之理也周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陛下苟能勤教令以撫之推誠信以奉之則三年化成五年理定臣竊未以為遲矣伏惟陛下少垂意而待焉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五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六

判九十五道

得甲去妻後妻犯罪請用子蔭贖罪甲怒不許

二姓好合義有時絕三年生育恩不可遺鳳雖阻於和鳴烏豈忘於返哺旋觀怨偶遽抵明刑王吉去妻斷絃未續孔氏出母踈網將加誠鞠育之可思何患難之不救况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蔭縱下山之有怒曷陟屺之無情想萊菔之歌且聞樂有其子念葛藟之義豈忍不庇于根難抑其辭請敦不匱

得辛氏夫遇盜而死遂來殺盜者而為之妻

或責其失貞行之節不伏

親以恩成有讎寧捨嫁則義絕雖報奚爲辛氏姑務
雪冤靡思違禮勵釋憾之志將殄萑蒲蓄許嫁之心
則垂松竹况居喪未卒改適無文苟失節於未亡雖
復仇而何有夫讎不報未足爲非婦道有虧誠宜自
耻詩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
蔽無効尤於邾婦庶繼美於恭姜

得乙與丁俱應拔萃乙則趨時以求名丁則
勤學以待命互有相非未知孰是

立已徇名則由進取脩身俟命寧在躁求智乎雖不
失時仁者豈宜棄本屬科懸拔萃才選出群勤苦脩
辭乙不能也吹噓附勢丁亦耻之躁靜旣殊性習遂

遠各從所好爾由徑而方行難強不能吾捨道而必
適觀得失之路或似由人推通塞之門誠應在命所
宜勵志焉用趨時若棄以非對失則自求諸已儻中
其正鵠得亦不愧於人無尚苟求盍嘉自致

得丁冒名事發法司在法科罪節度使奏丁
在官有美政請免罪授真以勸能者法司
以亂法不許

宥則利淫誅則傷善失人猶可壞法實難丁僭濫爲
心僂俛從事始假名而作僞咎則自貽終勵節而爲
官政將何取節使以功惟補過請欲勸能憲司以仁
不惠姦議難亂紀制宜經久理貴從長見小善而必
求材雖苟得踰大防而不禁弊將若何濟時不在於

一夫守法宜遵乎三尺盡懲行詐勿許拜真

得乙上封請求不用赦大理云廢赦何以使人自新乙云數赦則姦生恐弊轉甚

刑乃天威赦惟王澤于以御下存乎建中上封以宥過利淫倖門宜閉大理以盪邪除舊權道當行皆推濟國之誠未達隨時之義何則政包寬猛法有弛張習以生常則起為姦之弊廢而不用何成作解之恩請思砭石之言兼詠蓼蕭之什數則不可無之亦難得景居喪年老毀瘠或非其過禮景云哀情

所鍾

孝乃行先則當御恤子為親後安可危身景喪則未老其將至懷荼蓼之慕誠合盡哀迨桑榆之光豈

宜致毀所以爰資肉食唯服麻纒况血氣之既衰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苟滅性而不勝則傷生而非孝因殺立節庶畢三年之喪順變從宜無及一朝之患既虧念始當愧或非

得辛奉使遇昆弟之仇不鬪而過為友人責辭云銜君命

居兄之仇避為不悌銜君之命鬪則非忠將滅私而奉公宜棄小而取大辛時惟奉使出乃遇讎斷手之痛不忘誠難共國飲冰之命未復安可害公節以忠全情由禮抑未失使臣之體何速諍友之規史駢立言嘗聞之矣子夏有問而忘諸乎是謂盡忠于何致責

聞軍帥選將多用文儒士兵部詰其無武藝
帥云取其謀也

忘身死節誠重武夫制敵伐謀則先儒士將籌策而
可尚奚騎射之足稱軍帥明以知兵精於選將以爲
彎弧學劍用無出於一夫悅禮敦詩道可弘於七德
功宜保大理貴從長若王師之有征以謀則可苟戎
略之無取雖藝何爲况晉謀中軍選於義府漢求上
將舉在儒流豈惟我武惟揚誠亦斯文不墜元戎舉
德未爽能軍兵部執言恐爲辱國

得甲至華嶽廟不禱而過或非其違衆甲云
禱非禮也

嶽則配天自脩常事神雖福善安可苟求宜率道以
去邪豈從衆而失正甲志惟守義言乃合經以爲相
以三公實天子之所饗降其百福寧匹夫之可攘如
脩蘋藻之誠是用秕稗之禮况人之僭濫徒欲乞靈
而神實聰明豈歆淫祀非鬼是爲諂也黷神無乃吐
之旅於泰山古猶致誚禱于華嶽今豈不非諒正直
之難誣雖馨香而勿用將勸來者所宜救歟

得乙隱居徵辟不起子孫請以所辟官用蔭
所司不許

修身獨善寵則可驚制爵尊賢命其難廢形雖遺於
軒冕蔭宜及於子孫乙貞以自居辟而不起鶴書莫
與雖忘卹後之心爵命已行寧闕賞延之典若使死
無用蔭生不及榮何成旌善之風且是廢君之命場

苗不食誠自絕於繫維葛藟有陰義難虧於燕翼請
優後嗣以獎外臣

得江南諸州送庸調四月至上都戶部科其
違限訴云冬月連路水淺故不及春至

賦納過時必先問罪淹卹有故亦可徵辭月既及於
正陽事宜歸於宰旅展如澤國蓋納地征歲有入貢
之程敢忘慎守川無負舟之力寧免稽遲苟利涉之
惟難雖愆期而必宥地官致詰虛月其憂江郡執言
後時可愍然恐事非靡監辭或憑虛請驗所屆公文
而後可遵令典

得景爲縣令教人煮木爲酪州司責其煩擾
辭云以備凶年

爭不舉中有災寧救政或擾下雖惠何爲景念在
時動非率法且煩人而不恤是昧烹鮮何歎歲以爲
虞將勤者酪信作勞於無用豈爲教之有方必也志
切救災道敦行古周官荒政自可擇其善者新室弊
法焉用尤而効之宜聽責言勿迷知過

得丁爲郡守行縣見昆弟相訟者乃閉閣思
過或告其矯辭去欲使以田相讓也

化本自家政先爲郡禮寧下庶宜寬不悌之刑訓在
知非是得長人之道况天倫不睦地訟攸與利方競
於膏腴恩難虧於骨肉教宜引古過貴自新雖閭爭
以閱墻有傷魯衛之政庶使愧而讓畔將同虞芮之
風苟無訟之可期則相容而何遠推田以讓爾誠謝

於孟光閑閣而思吾何慙於延壽宜嘉靜理勿謂矯誣

得甲獻弓蹲甲而射不穿一扎有司詰之辭云液角者不得牛戴牛角

貫革垂方則宜致詰相角失理亦可徵辭甲奠體以成執簫而獻中規不撓六材雖則合三捨拔有愆七扎不能穿一宜恐傷人之甲不曰堅乎而非戴牛之弓無自入也液信虧於巧者射遂爽於臧兮周典足徵彼自乖於三色楚君明試此無愧於二臣咎且有歸責之非當

得乙有同明生喪親將往弔之其父怒而撻之使遺縑而已或詰其故云交道之難

子道貴恭當從理命交游重義蓋卹哀情孝不在於詭隨仁豈忘於惻隱乙父訓乖愛子道昧擇交况求益之初無友不如已者及居喪之際凡人猶合救之既罔念於一哀是不遵於父要苟知生而不弔雖贈死以何爲舊館遇喪宣父尚宜出涕同門在戚王丹未可忘情縱申遺帛之誠豈補贈藹之義肆一杖之怒父兮既爽義方杜三諫之辭子也亦虧孝道宜哉或詰允矣知言

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運水不通請築塞兩河斗門節度使以當軍營田悉在河次若斗門築塞無以供軍

川以利涉竭則壅稅水能潤下塞亦傷農將捨短以

從長宜去彼而取此汴河決能降雨流可通財引漕
運之于艘實資積水生稻梁於一溉亦藉餘波利既
相妨用難兼濟節度使以軍儲務足恩闕實而有年
轉運司以邦賦貴通恐負舟而無力辭雖執競埋可
明徵壅四國之征其傷多矣專一方之利所獲幾何
贍軍雖望於秋成濟國難虧於日用利害斯見與奪
可知

得景為宰秋雩刺史責其非時辭云旱甚若不雩恐為災

居常投時政則行古恤人救弊道在從宜旱將害於
梁盛雩難拘於秋夏景象雷是職不雨其憂苟旱魃
之怒時虐既太甚雖蓐收之戒序雩亦何傷異有聞
於鸛鳴庶無慮於狼顧馨香以感夕且望於月離
稽其傷時難遵於龍見雖事乖魯史而義合隨時製
錦執言是亦為政褻惟致詰未可與權

得丁為郡歲凶奏請賑給百姓制未下散之
本使科其專命丁云恐人困

臨邦匡乏情本由衷為國救災美終歸上丁分條出
求瘼居心歲不順成人既憂於二黼公有滯積戶
將餼於一鍾是輸濟眾之誠允叶分憂之政然以事
雖上請恩未下流稍違主守之文遽見職司之舉使
以未有君命何其速歟郡以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卹
貧振廩鄧攸雖見免官矯制發倉汲黯不聞獲罪請
宥自之過用旌共理之心

得戊兄爲辛所殺戊遇卒不殺之或責其不
弟辭云辛以義殺兄不敢返殺

捨則崇讎報爲傷義當斷友于之愛以遵王者之章
戊居兄之仇應執兵而不返辛殺人以義將傳刃而
攸難雖魯策垂文不可莫之報也而周官執禁安得
苟而行之將令怨是用希實在犯而不校揆子產之
誠損怨爲忠徵史駢之言益仇非智難從不弟之責
請聽有孚之辭

得甲爲將以箠醪投河命衆飲之或非其矯
節甲云推誠而已何必在醉

將主軍情酒存人欲推誠之義必在於均飽德之文
不專於醉甲寄分外關令出中權九醞投河義由節

斷一瓢飲水惠在同雷儻師人之多寒恩逾挾纒

戰士之載渴功倍望梅分少以表無頗和衆寧宜及
亂豈資滿腹所貴歸心少卿絕甘見稱漢代子反獨
醉實敗楚軍苟臧否之必由何古今之有異非其矯
節是知言

得乙有罪丁救以免乙不謝或責之乙云不
爲已

在公而行誠非爲已懷惠以謝則涉徇私彼既求仁
而得仁此宜以直而報直乙惟獲戾丁乃解紛以爲
非罪而拘冶長見稱於尼父直言以免叔向寧謝於
祁奚論恩則丘山不勝在道而江湖可忘况情非私
謁可以不愧于人義在公行實以無求於我合嘉遺

直勿聽責言

得景妻有喪景於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

喪則有哀見必存敬樂惟飾喜舉合從宜夫婦所貴同心吉凶固宜異道景室方在疚庭不徹懸鏗鏘無倦於鼓鍾好合有傷於琴瑟旣愆夫義是棄人喪儼麻縗之在躬是吾憂也調絲竹以盈耳於汝安乎如賓之敬頗乖若徃之哀斯瀆遂使唱和不應憂喜相干道路見縗猶聞必變隣里有殯亦爲不歌誠無惻隱之心宜受庸奴之責

得甲年七十餘有一子子請不從政所由云

人戶減耗徭役繁多不可執禮而廢事

役且有辭信非懋力老而不養豈謂愛親戀若阻於

循陔怨必興於陟岵顧惟甲子及此丁年戶減事繁政宜勤於晝夜家貧親老養難闕於晨昏在子道而可矜雖王徭之宜免事聞諸禮情見乎辭天子敦風猶勸養其三老庶人從政亦何假於一夫况當孝理之朝難抑親人之請所由之執愚謂不然

得景於逆旅食噬腊遇毒而死其黨訟之主

人云買之有處

生不可保死必有因盍知命於喪予豈尤人於食我景秋蓬方轉朝薤欲晞旅次爰來將受殮而已生涯溘盡當終食之間且非祭地之疑自是逢天之戚永言其黨不察所由死且焉知徒云噬腊之毒買而有處請無寘董之嫌誠虐士之可哀在主人而何咎幸

思恕物無妄罪人

得詔賜百寮資物甲獨以物委地而不拜有司劾其不敬云本賦物故不敢拜

賜表主恩拜明臣禮苟臨事而不敬雖有辭而勿聽甲列在朝行頒其資物宜荷天而受賜何委地而如遺曾是茲賦誠可惡於清德今爲寵錫諒難拒於鴻私既爲善而近名亦失恭而遠禮必也忘疾貪冒節勵貞廉自當辭讓有儀豈得棄捐不拜况人不易物鍾離委珠而徒爲心苟無取伯夷飲泉而可爽宜許有司之劾用懲不恪之辜

得乙爲大夫請致仕有司詰其未七十乙稱羸病不任事

時制未及尚可俟朝疾疹所加固難陳力乙位叅食采志在懸車揆以紀年桑榆之光未暮驗其羸病蒲柳之質先零旣稱量力而行所謂奉身以退雖髮未種種告老無乃速歟而心既諄諄致政固其宜矣請高知止無強不能

得景爲縣官判事案成後自覺有失請舉牒追改刺史不許欲科罪景云令式有文

政尚從寬過宜在宥苟昨非之自悟則夕改而可嘉景乃案察叅諸簿領當推案務劇詎免毫釐之差屬褻帷政苛不容筆削之改誤而不隱悔亦可追縣無罔上之姦州有刻下之虐先後覺判事雖不三思苟有必知牒舉明無二過揆人情而可恕徵國令而

有文將欲痛繩恐非直筆

得甲替乙為將甲欲到乙嚴兵守備不出迎
發制書勘合符以法從事御史糾其無賓
主之禮科罪不伏

師律貴貞兵符示信苟未會合敢忘戒嚴乙奉中權
甲承後命推輪相代言赴及瓜之期裏甲自防猶軫
前茅之慮且信惟守器權在隱情符節既未合同軍
衛如何徹警所宜慮遠安可徇私闕於將迎雖垂主
禮究其守備是叶軍謀無責建牙恐非直指

得鄉老不輸本戶租稅所司詰之辭云年八
十餘歲有頒賜請預折輸納所司以無例
不許

丹制既登誠宜加惠威賦不入何以奉公苟有常而
是違雖移用而不可鄉老年叅耆耄名繫版圖天賜
水頒且有躁求之請地征合納非無苟免之心曾是
徇私固難違例况時逢恤老節合勤王尚齒肆筵我
歲敦於善養食毛入賦爾奚忘於樂輸受賜任待於
時頒量入難虧於歲杪不從妄請誠謂職司

得乙女將嫁於丁既納幣而乙悔丁詎之云
未立婚書

女也有行義不可廢父兮無信訟所由生雖必告而
是遵豈約言之可爽乙將來佳婿曾不良圖入幣之
儀既從五兩御輪之禮未及三周遂違在耳之言欲
阻齊眉之請况卜鳳以求士且靡咎言何真鴈而從

人有乖宿諾婚書未立徒引以爲辭財已交亦悔而無及請從玉潤之訴無過天之時

得景請與丁卜丁云死生付天不付君也遂不卜或非之

聖人建易雖用稽疑君子樂天固宜知命苟吉凶之固僭何中否之足詢丁執心不回出言有中爾考前知之兆誠足決疑善從昆命之文必先蔽志以爲禍福由已休咎則繫於慎行生死付天脩短乃存乎陰陽當脫身於木鴈寧問命於著龜言既中倫理亦窮性况詹尹釋策有問焉知闔廡立言不疑何卜不從握粟是謂忘筮

得耆老稱甲多智縣司舉以理人或云多智

賊也未知合用否

道雖棄智政且使能苟養之以恬則用之不惑甲稱予智縣舉爾知時老者之審才得賢斯美何或人之懵理爲賊是虞誠蔽蕩之無聞庶利仁之可取然以智殊小大用有否臧識若限於挈瓶或當害物道能弘於樂水何爽理人請審兩端方從一見

得乙爲邊將虜至若涉無人之地監軍責其無勇略辭云內無糗糧外無犄角

封疆貴安伍候尚警苟不固吾圍則速卽爾刑乙登以將壇鎮于邊壘誠可戒嚴走集罔有敵于我師何乃啓納寇戎若無人於吾地是昧安邊之略信貽失律之凶拳勇茂聞罪戾誰執如或寇強師老食絕城

孤期盡敵而還且勤於堅守苟知難而退猶愈於覆
亡宜矜犄角之辭難議建牙之罪

得景追柑子過期壞損所由科之稱於浙江

陽子江口各阻風五日

進獻失期罪難逃責稽留有說理可原情景乃行人
奉茲錫貢薦及時之果誠宜無失其程阻連日之風
安得不愆于素覽所由之語聽使者之辭既異違寧
難科淹恤限滄波於于役匪我愆期敗宋實於厥苟
非予有咎捨之可也誰曰不然

得丁喪所知於野張帷而哭鄰人詰云夫子
惡野哭者

死喪有別哭泣從宜情或異於親陳禮則殊於內外

丁義勤交運動循容止未忘半面嘗同傾蓋之歡

念重泉遂展張帷之哭雖聲非有慟而分止所知未

乖夫子之言何致鄰人之詰如或肆號咷於路左物

或惡之今則具威儀於野中禮無違者允符前志奚

郵斯言

得甲妻於姑前叱狗甲怒而出之訴稱非七

出甲云不敬

細行有虧信乖婦順小過不忍豈謂夫和甲孝務恪
恭義輕好合饋豚明順未聞爽於聽從叱狗愆儀盍
勿庸於疾怨雖怡聲而是昧我則有尤若失口而不
容人誰無過雖敬君長之母宜還王吉之妻

得乙爲軍秣夜進軍諸將不發欲罪之辭云

不見月章

表旗示信戎政貴名在九章而或乖雖三令而惟反
乙是稱戎帥未達軍容奉明罰之辭無聞月捷用潛
師之計方事宵征徒欲董以爪牙曾不明其耳目况
將經武必在昭文夜號未申有虞固宜不進月章莫
舉毀覆自可當辜訴非失辭責乃當罪

得景嫁殤鄰人告違禁景不伏

生而異族死豈同歸且非合祔之儀爰抵嫁殤之禁
景天婚是恤窀穸斯乖以處子之薨華遷他人之蒿
里曾靡卜於鳴鳳各異室家胡為相以青鳥欲同宅
兆徒念幼年無偶豈宜長夜有行况生死寧殊男女
責別縱近傾筐之歲且未從人雖有遊岱之魂焉能

事鬼既違國禁是亂人倫請徵媒氏之文無抑鄰人
之告

得丁陳計請輕過移諸甲兵省司以敗法不
許丁云宥罪濟時行古之道何故不可

軍興事亟則務益兵時泰教成固難敗法丁志崇陳
計識昧相時當兵戢之朝詎資凶器在刑行之日寧
利幸人是廢國章欲崇軍實禍關贖武弊起惠姦宥
罪未若慎行濟軍不如經國况王霸道異古今伐變
小哉管氏之器曾足行權嗇矣省司之言孰非經久
得失斯在用捨可知

得甲在獄病久請將妻入侍法曹不許訴稱
三品以上散官

獄雖慎守病則哀矜苟或無瘳如何罔詔甲罪抵刑
憲身從幽繫憂能成疾膏肓之上未痊危則思親縲
綆之中有請勢窮搖尾念切齊眉卧或十旬既軫彌
留之懼官惟三品宜從侍執之辭敢請法曹式遵令
典

得乙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皆
信或謂之妖不伏

上稟天性旁通物情是謂生知孰云行怪况形雖異
類心則同歸四鳥分飛聽音既稱有信三犧皆用聞
鳴豈可爲妖且叶前言殊非左道爾惟不講我則有
辭揆以周言業將同於夷隸詳夫魯史責不及於葛
蘧默語可徵人言奚恤

得丁母乙妻俱爲命婦每朝參丁母云母尊
婦卑請在婦上乙妻云夫官高不合在下
未知孰是

肅恭成德卑則敬尊著定辨儀賤無加貴眷彼母妻
之品視其夫子之官敬將展於君前禮且殊於門內
閨闈垂訓長幼雖合有倫朝廷正名等列豈宜無別
婦道雖云守順國章未可易班母則失言妻唯得禮
且子兮位下尚欲宗予而夫也官崇如何卑我請依
序守無使名愆

得景請預駙馬所司糾云景庶子也且違格
令欲科家長罪不伏

冒婚傲倖旣抵官刑罔上失忠亦虧臣節在幼賤而

不禁豈尊長之無辜屬下嫁王姬旁求都尉選吹簫
之匹雖則未獲貞人預傳粉之郎豈可濫收庶子况
姻連天族榮冠人倫嗣既異於承祧禮難當於釐降
掩藏庶孽唯慮其不諧貪冒寵榮詎思於有罪豈非
或益而損曾是欲蓋而彰國章寧捨於面欺家長宜
從於首坐

得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公事欲早趨朝

所由以犯禁不聽

趨朝有時則當蚤作防姦以法寧縱晨行雖夙夜之
自公豈警巡之可犯甲陳力是念相特斯昧方鳴三
鼓知行夜之猶嚴未闢九門信將朝而尚早趨進合
遵於辨色夙興宜司其啓明既爽時然後行必是動
而有悔非亞馬爲政焉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俟朝胡
不而假寐宜遵街禁用表司存

得郡舉乙清高廉使以爲通介無常罪舉不
當郡稱往通今介時人無常乙有常也

退藏守道自合銷聲待用濟時則難背俗乙行藏未
達通介不常若德至而無稱固當滅跡旣名彰而見
舉誠合隨時徒立身以清高且於物而滯無固無
必盡守宣尼之言獨清獨醒信貽漁父之誚兼濟豈
資於絕俗全真未爽於同塵宜從不當之科俾慎無
常之舉

得景於私家陳鐘磬鄰人告其僭云無故不

徹懸

器不假人易而生亂樂惟節事過則有刑禮既異於
古今法且禁其鐘磬景苟求飾喜罔念速尤竊筍簞
以陳樂由奢失僭金石而奏罪以聲聞雅當犯貴之
辜難許徹懸之訐然恐賜同魏絳僭異于奚且彰北
闕之恩何爽南鄰之擊是殊國禁無告家藏

得丁氏有邑號犯罪當贖請同封爵之例所
司不許辭云邑號不因夫子而致

邑號旌賢國章議貴如或不能自庇則將焉用其封
丁氏恩降閨門罪罹邦憲寵非他致既因表以勲賢
咎雖自貽亦可免於刑戮若不從其寬典則何貴於
虛封漢卹緹縈猶聞贖父齊分石豈不庇身宜聽
輯矣之辭難奪贖兮之請

得景與乙同賈景多收其利人刺其貪辭云
知我貧也

仁無貪貨義有通財在潔身而雖乖於知己而則可
景乙竒羸何業氣類相求競以錐刀始聞小人喻利
推其貨賄終見君子用心情表深知事符往行如或
貧富必類自當興讓立廉今則有無相懸固合損多
益寡是為徇義豈曰竭忠受粟益親孔氏用敦吾道
分財損已叔牙嘗謂我貧無畏人言俾彰交態

得景夜越關為吏所執辭云有追捕

設以關防辯其出入既慎守而無怠豈偽遊而能過
景勤恪居懷夙夜奔命以謂寇攘事切宜早圖之罔
思呵察戒嚴不可踰也萑蒲乃司敗小事襟帶實國

家大防仰老氏之文雖知善閉稽周公之制尚曰不
征責已具於有司理難辭於靡盬盍從致詰無信飾
非

得乙以庶男冒婚丁女事發離之丁理饋賀
衣物請以所下聘財折之不伏

婚以匹成嫡庶宜別訟由情察曲直可知將令人有
所懲必在幣之不及隱其庶孽冒乃婚姻情以矯誣
始聞好合事斯彰露旋見他離既生非偶之嫌遂起
納徵之訟詞多執競理有適歸乙則隱欺在法而聘
財宜没丁非罔冒原情而饋禮可追是非足明取與
斯在

得乙在田妻餉不至路逢父告飢以餉饋之

乙怒遂出妻妻不伏

象彼坤儀妻惟守順根乎天性父則本恩饌宜進於
先生饘可輟於田畷夫也望深饁彼方期相敬如賓
父兮念切囂然旋聞受哺於子義雖垂於齊體孝則
見於因心盍喜陟岵之仁翻肆送畿之怒孰親是念
難忘父一之言不爽可徵無效士二其行犬馬猶能
有養爾豈無聞鳳凰欲阻于飛吾將不取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六

不食之

米



